

▼ 出版人在线

无限的可能

□姚雪雪



我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曾经写道：书店与我的关系忽然变得很密切。在过往岁月的每一个日夜，昂贵的欲望诱使我成为一个书本制造者。很多东西都在短命的年代，我相信书籍的生命一定最长久。书和书店还是从前，而我却

颠倒了阅读的程序，以前只看书的目录和正文，现在最留意装帧和版权页。这是从内容到形式的背叛，我甚至无法成为一个完整的阅读者。我习惯凭直觉去翻书，把书哗啦啦翻动时目光突然驻留在某个句式和段落。我希望不停地被一本书里句子和段落

的精彩打断，我不断地热衷于对一本书的肢解和破碎。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刚从一个新闻工作者转身为一个出版社图书编辑。当年写那句话还有几分意气理想，但在我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学出版人的时候，说“书籍的生命一定最长久”这句话已经无法像当年那样轻松和断言。

当我们出版的每一本书都要让它卖出去的时候，文学的审美性必定要转化为消费性，“大众”成了主宰文字和出版命运的另一权威。消费性文学的低水平重复，使文学不断被稀释、被消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积累、创新和超越。作为消费文化的文学创作是注定要被遗忘的，而这种“遗忘”赋予大众文化以一种特殊的活力，因为一次性消费品迅速地更新换代，它们被淘汰的命运为“新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出版人在一轮一轮生产文化消费品的时候，这些一次性产品的极度膨胀，严重地侵蚀、挤兑了那些可供保留、吸收、借鉴的独创性文学的生存空间。

在流行和经典之间找到同一种路径，这是一个高超的命题。什么样的书，值得我们恭恭敬敬去捧读，什么样的书能够在书架上永远存留？经典是建立人的信仰和生命形态的学问，它给予人性以方向和归宿。作为文学出版人，身处其中，我们以为对文字已很了解但实际依然陌生，我们以为对文学已经熟悉但实质上依旧茫然无解。在流行文化的一次次困扰中突围，在一次次短暂的市场迷狂之后，作为出版人，最终的理想仍是找到经典的路标，最终的期待依然是最好的图书。“好”的理解可能各有差别，我们要找到的是建立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心理、情感、实践准则与价值理想的共通点和共识力。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经过2009年的市场扩张，出版了《潜伏》《奋斗》《中国记忆》《市长生涯》《埋葬的利刃》《国家财富》等一系列影响较大的图书，市场占有率迅速提升。2010年，我们在触摸市场脉动的同时，透过让人眼花缭乱的文学时尚与文学命名，仍然期待重新发现经典和认识文学。

出版的另一种诱惑是从文字书稿到成书后的巨大创造和变异性，它充分考验出版人的眼界和心智。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出版是迷人的事业，每部书稿对出版人而言都是一个机会或一处陷阱，一次拷问或一次创造，它最终的呈现面貌蕴涵着多种可能性。”

我正是被这无限的可能所吸引，更期待着作家们用他们优秀的作品和我们一起探险。（作者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 书说新语

钱学森之问

2009年10月31日，一代大师钱学森带着遗憾和忧思走了。可是他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诘问却像警钟般在人们的耳边回响。

人们在反思，一个有着13亿人口、大学、研究院林立的泱泱大国，为什么出不了诺贝尔奖获得者？而英国剑桥大学仅一个三一学院就有31位诺贝尔奖得主。

人们在反思，中国大陆获准授予学士学位的大学有700多所，美国有1000多所，可是美国拥有博士学位授权资格的高校只有253所，而我们却超过了310所。2008年，我国培养出的博士人数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有如此众多的拥有博士学位资格的高校，有如此庞大的博士队伍，为什么我们国家仍缺少创新型人才，缺少像钱学森、钱三强这样的大师？

今天，不难看到，在一群又一群应试高手和创新低能儿被批量生产出来的同时，研究生教育所固有的理念和初衷也正在遭到破坏，无论是硕士生，还是博士生，他们又有几人能无愧地说“我是合格的毕业生”。

那位新闻新闻的研究生羞于自己是研究生，一位刚走出大学校园的理工科学生也羞愧自己所受到的大学教育。

“大学‘重理工轻人文’的程度远超过我的想象，而且从校方到学生似乎也没人觉得有什么不正常。”

“几乎没有人读过《唐诗三百首》，也不曾读过诸子百家中的任何一家，尽管他们都有很高的GPA（学业成绩平均分）；没有人看过莎士比亚戏剧，也没有人看过《悲惨世界》，尽管他们的‘寄托’（GRE, TOEFL）都得了很高的分；没有人看过《资本论》的一页，也没有人读完短短的《共产党宣言》；没有人倾心于安娜的高贵和反叛，也没有人为玛格丽特黯然神伤。”

“我羞愧我所受到的大学教育：它不是塑造灵魂的的教育，年轻的心根本无处探索闯荡，更谈不上具备独立的人格来自由地观察世界、思考世界。我只是被当做流水线上的一件产品整齐地按统一规格打造。年轻的头脑毫无例外地被圈禁到麻木，丧失激情。”

（《向中国大学说不》，吴花雯著，哈尔滨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重点推荐

《郭小川全集》（12卷本）和《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面世后，我想，郭小川的子女对郭小川文字的收集整理算是很完整了。当拿到郭晓惠编著的画传《一个人和一个时代》，仍是很欣喜，感觉它对郭小川的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

郭晓惠编著的这本画传，多是郭小川与家人、朋友、同事的照片和郭的手书影印。照片中的郭小川，在意气奋发、忧郁沉思、雍容自在、沧桑淡定中留下了时代岁月的痕迹，使郭小川的音容在他的文字中立立体化了。

以往，研究郭小川的文字多出自诗人、诗歌评论家和文学评论家之手。而郭晓惠是一位政治学博士。这本书更多地体现了从政治视角审视郭小川所处的时代。

翻阅每个时期的郭小川，都让我有思索回味的兴致。郭小川参加八路军是从三五九旅起步的。他在三五九旅生活了三年多，任司令部机要秘书。王震、关向应对他都有较深的影响。为什么会有《将军三部曲》作品问世？这是一种绕不过去的人生情结。又如，一个八路军战士对日本侵略者的深深的敌意，并没有影响郭小川为自己取了一个仿照日本人的名字。就因为他对一支缴获的日本钢笔珍爱有加，那上边有“小川一郎”的字样。文化人对一支笔的喜爱，对一个名字的重视，就是对自由写作的热爱，可见他是什么样一个性情之人。

但是，这本《画传》并不像有些纪念性文本一样，只是一味的溢美，它用郭小川的诗、其本人的检讨文字、他人的回忆文章、有关口述资料及编著者简洁的介绍，连缀的是一个矛盾、困惑的灵魂。

郭小川与杜惠新婚生活刚刚一个月，杜惠就被当成特务关进了延安的监狱达两年零五个月。郭小川说：“……你不像是特务——人类中最阴毒的，动物中最污浊的……你可能是受了冤枉，然而，不能把这看作冤枉，那是不对的，因为确有无数的敌人……”这就是郭小川当时的认识。这是十分矛盾困惑的认识。这种矛盾使他对文化也便失去了自信。画传中写道：“1943年7月，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在狂风暴雨般的巨大压力下，郭坦白自己可能参加了‘反动组织’（指北平文艺青

▼ 百家品书



杨利伟在给儿子讲航天知识

军旅作家兰宁远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飞天梦》一书，是第一部全面、深入书写航天英雄杨利伟成长的纪实文学作品。该书曾被新闻出版总署列入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众多献礼图书中的重点，在众多重大题材的作品中受到格外关注。

作为一部纪实性文学作品，作者对所记述内容的了解和体验程度至关重要。2003年，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想，也给中国人带来了太多的自豪与振奋，关于首飞航天员杨利伟的成长历程及其备战飞天的故事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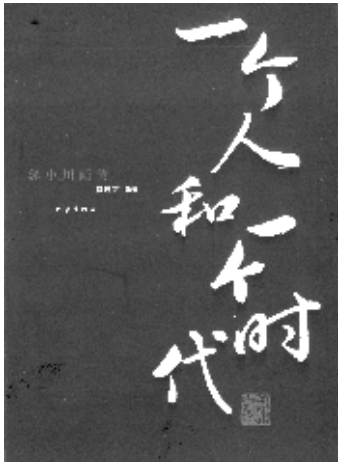
作为工作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师机关的一名军旅作家，全面再现新中国历史上的这一辉煌事件，让兰宁远感到义不容辞。而在“神五”飞天之前，兰宁远其实已将思想的触角对准了中国航天员这个神秘的群体。2002年，解放军总装备部举行了一次大型文艺演出，杨利伟作为航天员大队的代表参加了这次演出。兰宁远因为参与晚会的创作，第一次见到了杨利伟。《飞天梦》的《后记》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排练间隙，我好奇地与他聊天，希望能发现他的与众不同。”首飞任务成功后，从当初的“好奇”到如今的钦佩，兰宁远更希望能够深入走近杨利伟和他的战友们。恰好这时，兰宁远受命创作以航天员为主人公的话剧《顶天立地》，因此有了与航天员更近距离的接触。兰宁远有幸参加了每一次载人航天发射任务的采访和创作。2009年，又经过历时半年与杨利伟单独面对面的采访，获得了更宝贵素材。这一路走来，兰宁远有了扎实的积淀，他从心灵深处准确把握着杨利伟的飞天梦想和思想脉搏，最终发现，“杨利伟和生活在这座航天城里的每一位科研人员都一样，随和而睿智、沉稳而干练、机敏而果敢，在他身上，我感受到是一种宠辱不惊的平和与执著”。

跟随兰宁远的笔触，走进中华民族飞天之路的历史长河中，航天英雄杨利伟的成长足迹清晰而沉稳；儿时的稚嫩梦想、青年的从军喜悦、一名飞行员的职业追求、航天员的巨大责任、对国家任务的无限忠诚、祖国和人民回馈给他的荣光……在这个过程中

· 书香中国 ·

他本可以成为大作家的

□邢小群



年联合会），因此感到十分恐惧。”注意！当一个人不得不去坦白什么时，“可能”这一措词，便是最无奈的坚守和保护了。画传还提到：“郭小川经历了对王实味的斗争。王实味与郭同在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郭小川说自己‘当时在思想情绪上是与王实味相呼应的’，但他作为一个受过训练的战士和干部，没有失去‘立场’。心灵的感应与思想的制约从此在这位战士与诗人的身上纠缠起来。

画传名为“一个人和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是从延安时期开始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岁月伴随着强烈的阶级意识、敌我斗争意识就这样开始了。为崇高理想坚定不移的奋斗者在与敌人作斗争之时，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可能会被当作敌人来对待。如何让那个时代的真诚志士摆脱这种噩梦的纠缠？这是我们几十年后才清醒才有答案的问题。因此，郭小川带着他矛盾的靈魂在诗歌的道路上，既有昂扬热情的呼唤——《致青年公民》；也有深情忧郁的扣问，这便是创作诗集《雪与山谷》心结的由来。女主人公的丈夫失踪了。“失踪”在革命队伍中意味着什么？女主人公的复杂情绪难道仅仅是夫妻的生死离别，能说没有其他的恐惧？关于《白雪的赞歌》，作者说：“这可说是真实的经历，心情是我的，经历是惠君的。”

《画传》流露着郭小川这样的心素：“我这一辈子，只要做一个像样的作家就满足了。只是不安于一个小作家，而是追求成为一个大作家，因为，人民是多么需要大作家呀。”

看了这句话，我很感动。一个敢于向自己提出做个大作家的人，要对自己的才学、追求和境界有着足够的自信。

我认为郭小川本可以成为大作家的。他有着并不庸常的大作家的素质：对生活的真诚，对人性不止息的探索，对自然社会人生



郭小川 1958 年秋于前苏联参加亚非作家会议

的执著追问。最近我还在读郭小川的日记，感觉他真是一个勤奋的人，在忙忙碌碌的行政工作中，他每年、每个月都有自己的创作计划。因此，在记录一天琐碎的工作、应酬和为各类报刊写的稿件之后，他常说的话是，“今天没有做什么事”。看多了我才明白，他所说的“事”是指按照自己的心愿进行的精神创作，而事务性的应付不在其内。

但是应该看到，在那个时代他没有独立自由的创作心灵。正如《画传》所说：“郭小川作为文艺界的领导人之一，参与了不少批判斗争的组织领导工作。在斗争中他既有充当左派、整人者一面，又有不理解甚至反感的一面……他往往觉得自己做着一件暂时不能理解，但将来是会理解的十分正确的事……内心常处于人性与党性的极度矛盾之中。”上世纪50年代末，因为他发表的和没发表的诗歌，他曾经历过公开的和不开公的批判，他不可能“意气自文章”。

因此，留给我们足够多优美诗歌的郭小川，除了《厦门风姿》《甘蔗林——青纱帐》《秋歌》《祝国歌》外，就是在《一个和八个》《望星空》《雪与山谷》中印下的忧郁、困惑、痛苦的思索底色了。

（《一个人和一个时代》，郭晓惠编著，作家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

让人们走近航天英雄

□康 璐

展现读者面前的不仅仅是杨利伟飞天的辉煌，还有他生活中最平凡的一面，以及飞天归来后的寻常生活等等。童年时父母的教育、做飞行员时第一次飞上蓝天的激动心情、惊心动魄的空中历险、部队整编时的人生抉择、训练紧张时妻子病重的压力、神舟五号任务前夫妻间的对话、与母亲的简单告别……常人生活中的压力和细腻的情感同样渗透在杨利伟的生活中。作者不仅仅是站在高处的精神层面歌颂航天英雄，而是和读者一起走进人物深邃的内心世界去感受崇高与伟大，在娓娓道来中，展现了许多鲜为人知

的故事。

《飞天梦》虽然以杨利伟为主人公，而实际上作者却将他置于中国载人航天事业这个宏大的背景中，不仅记述了一个英雄的成长轨迹，同时，再现了航天员群体乃至整个中国航天人的几十年的奋斗史。杨利伟不是一位浴血沙场的英雄，但是他在设有硝烟的战场上，经过数年的艰苦磨砺，勇敢地实现了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杨利伟具有的人格魅力代表了中国航天人的品格特征：执著、坚毅、忠贞，对祖国充满着无尽的爱。《飞天梦》因此具有了更加厚重的史诗性价值和意义。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是在1992年正式启动的。而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就曾经有过实施载人航天工程的计划，由于历史原因被搁浅了。在《飞天梦》中这段尘封的历史重新被掀开，并描写了2003年杨利伟与当年秘密选拔出的一位航天员一次偶然相见的场景。老人含泪紧紧握住杨利伟的手，流着热泪，激动地说不出话来。这是一种使命的传承，是几代航天人梦想的延续。杨利伟和他的战友们肩负起了这份神圣的历史使命，勇敢地跨入太空，使得这个梦想终于在2003年变成了现实。《飞天梦》中既有对载人航天工程大背景的呈现，又有从1999年开始发射神舟一号飞船直到神舟七号飞船的每一次描述，作为纪实文学，对背景及过程全面确凿的书写是必要的，但《飞天梦》中这样大的信息量却并不使读者感到繁冗，作者把历史事件寓于人物描写中，很好地把握了着墨的力量与分寸，使作品读来疏朗、生动而明快。

随着“神七”任务的圆满结束，我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圆满地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各项任务，中国航天员大队的航天员可能会部分分流或转换岗位。他们中的大部分会成为，把生命中最宝贵的10年献给了漫长的等待。从

而立到不惑，10年的等待与神舟飞天的辉煌一起，构成了中国航天史上极为厚重的一部分。在兰宁远笔下的这段历史中，读者能够看到，14名航天员顽强面对艰苦的训练、从容面对残酷的选拔、坦然面对生死的英雄品质；能够看到教员们默默无闻、细致入微的辅导和关怀；能够看到无数科技工作者在自己的岗位上严谨工作、确保万无一失的科学态度。最令人心动的是书中记录了许多微小的瞬间，是人们在电视画面上从未看到过的。比如神舟五号发射过程中，所有人的目光都在屏幕上追随着进入太空的杨利伟，可是《飞天梦》中却写了一些白发苍苍的老领导、老专家在屏幕前眼泪夺眶而出。而这样的细节又是通过杨利伟飞天后看一年多前的录像告诉读者的，杨利伟看到这一幕眼睛也湿润了，他的理解是，“这次飞行包含着千千万万的航天人几十年来付出的心血和感情，蕴涵着国家和民族的期望，对于航天员来讲，这是一种光荣的使命啊。”作者变换叙述视点，把这样的感怀通过杨利伟的话语讲述出来，使航天人从事者、对国家浓烈而深沉的感情迸发而出，而作者则是冷静而理性的倾听者与书写者，由此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深深震撼着读者的心灵。

作为一部航天题材的纪实文学作品，《飞天梦》虽记录了13位中华儿女的强国梦，但同时作者通过杨利伟表现出了一个大国更为宏阔的视野和胸襟。在《飞天梦》中，作者记述了2006年杨利伟在出席第57届国际宇航联大会时发表的演讲，他演讲的主题是“热爱和平、保护家园”。他在演讲中说：“作为一个人而言，在离开家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人类社会，在背后给他做支撑的是一个家庭；而作为一名航天员，来到太空的时候，面对的是广袤无垠的宇宙，背后支撑他的将是整个人类社会。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热爱我们自己的家园，不热爱和平。只有在和平、和谐的人类社会中，才能实现更多的探索外太空的梦想。”因为来到了外太空，置身于新的高度，看到过我们美丽的星球，所以杨利伟的演讲自豪而诚恳，同时透着对人类共同根本利益的关注。中国人的“飞天梦”和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仰望“神舟”，《飞天梦》让人们走近了航天英雄杨利伟，走近了航天员群体，走近了中国航天大军。兰宁远带着军旅作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真情抒写了中国人的伟大梦想，这本书为读者打开一幅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的壮美画卷，画卷上深深印刻着中国发展与奋进的足迹；也是读者敞开了一个广阔的视野，在这里，能看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这个伟大时代创造的辉煌。

（《飞天梦》，兰宁远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

▼ 新书快读

把故乡带在身边

□李朝全

《心安何处》



温立三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年7月出版

一个从乡村进入城市的大学生，而后成为长年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编写工作的典型的知识分子。在数十年的城市生活中，作者有迷茫、困惑，也有怅惘和失落。散文创作于他似乎是一种排遣心境、寄寓心灵的方式。温立三的笔，蘸满了对故乡浓浓的思念与怀想。当他举笔时，那些来自记忆深处的东西便奔涌而出：故乡的水稻，田里的水牛，星空，野果，昆虫，老樟树，夏天的蛙鸣，除夕的鞭炮，三月的枇杷四月的李，小河流，山路弯弯，故乡的奶妈、跛子、屠夫、草鞋婆，饭桌上的蔬菜，灶台上的器物，婚丧嫁娶，喊惊，造新屋……城市生活导致心和灵魂躁动不宁，一想到故乡，犹如盛夏酷暑迎面吹来了习习凉风，令人心旷神怡。拥有故乡的人是有根的、有福的。他们，无论行走何方身居何处，即使漂泊天涯海角，心灵也永远是温暖的、湿润的、饱满的，因为有一个故乡，有一个完整的、生动的、真实的故乡随时随地伴他同行，安抚他，慰藉他。散文，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把故乡带在身边的可能。

《落英无声——忆父亲母亲罗烽、白朗》



金玉良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年9月出版

“九一八”事变后，一批东北作家流亡关内，先后到了上海等地，他们思念故土，思念在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父老乡亲，思念东北人民顽强不屈、热血沸腾的抗日斗争，他们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影响巨大的著名的“东北作家群”。罗烽和白朗这对夫妻作家便是其中的代表。在罗烽百年诞辰之际，金玉良满怀对父母无尽的思念，深情地写下这部追忆昔日历史、记述点滴往事的纪念集，将已然隐入历史深处的两位有影响的现代作家鲜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将他们的创作历程及人生遭遇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某种典型或标本呈现出来，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这对珠壁作家在生活磨难中相濡以沫、绵长真挚的爱情更是使人印象深刻，动人至深。作者披露的文学史上的一些细节因是主人公的直接记录或讲述，可信度高，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亦显珍贵。

《一个人的冒险》



杨匡满 著
东方出版中心
2009年8月出版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行走对于报告文学和散文这样的非虚构文本而言，如同血液之于生命。行走，保证了文学作品的气血畅通、活络和生动。杨匡满一向以报告文学名世。他的作品可谓用脚写出来的。从罗布泊的探险，到莫斯科人质事件经历的惊魂七昼夜，到只身独闯西西伯利亚，再到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游走。行走，是这位作家最经常的也是最动人的姿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捕捉、感受、思索，行走让他收获了无数新鲜的、真实的、痛切的心灵体验。他把自己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都录而为文、发而为文，景色、风物、人情的诡异独特，异域异族的风情习俗跃然纸上，在带给读者陌生感和好奇的同时，也让读者兴趣盎然，回味无穷，意犹未尽。一位年过花甲的“驴子”、一位坚定的“暴走一族”，其本身即足以令人动容。

《寻找巴金的黛莉》



赵 瑜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年12月出版

这是一桩文学传奇。作者无意间发现了流徙坊间的巴金的七封旧书信——写给同一个少女的信。书信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美丽往事呢？有心的赵瑜怀着儿童似的好奇，用心去追寻探究，结果竟牵扯出了一段真实而惊人的故事。1936年，青年作家巴金和山西女生黛莉谈心一般纯洁无瑕的书信往来，既是作家与读者的心灵交流，又像是导师对学生的人生引领，同时还带着某种若有似无的男女情愫。这段美丽往事让我们瞥见了巴金丰富、深沉、友善而美好的情感世界。围绕着七封书信的流传经过，赵瑜遭遇了一段传奇经历；围绕着寻找女主角黛莉，更是引出了一位向往自由的现代知识女性曲折动人、令人慨叹的人生故事。黛莉的命运又是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从她那些看似简单的生活经历上却折射出了社会大格局、时代大氛围和历史大变迁。寻找黛莉，亦是寻找巴金，寻找历史，寻找那些飘逸的美丽、惆怅与悲怆。

本版责编：石一宁